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俄核博弈加剧的影响与前景^[1]

杨 雷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俄相互核威慑和战略对抗持续升级，并最终导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6年2月5日到期失效。这使得美俄失去关键的核军控机制约束，有可能陷入更高风险的核竞争博弈，并将直接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稳定。其主要潜在危害在于削弱美俄核裁军可信度、推高地区核扩散风险、冲击核透明机制等。但是，在“避免核战争”底线共识、核扩军成本巨大和国际社会压力等因素的制约下，美俄后续就核军控问题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完全排除。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着手进一步强化战略威慑力，美俄核博弈也开始从双方互有攻守向美方主动打破核规则约束和谋求单边全球核优势方向转变，相关动向值得警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核大国，应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与全球核秩序的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美俄关系 乌克兰危机 战略稳定 核军控 核不扩散机制

【作者简介】杨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1-0070-25

[1] 本文系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俄乌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与前景研究”（项目编号：AS232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编辑部及匿名专家的评审和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冷战结束后，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为代表的多边和双边军控安排成为维系大国战略稳定与全球核秩序的制度保障。然而，美国随着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的延续，始终将俄罗斯作为战略对手进行挤压，不仅持续推进北约东扩，而且不断强化在核、太空、导弹防御等领域的战略威慑力，导致俄美战略互信下降，双方的核竞争博弈趋于恶化。2001—2021年的20年间，《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协定相继失效，2010年签署并于2021年再次延期的New START成为美俄间仅存的双边核军控协议。^[1]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相互核威慑不断升级，导致双方逐步废弃New START的部分约定。

2026年2月5日New START到期后美俄未能续约，条约彻底失效，后续新的核军控安排前景不明。美俄在失去核军控规则约束的情况下，有可能展开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积极谋求战略核资产及核共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此，本文尝试梳理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俄核博弈的新动向，探究两国相互升级核威慑背后的决策逻辑、所造成的影响及其核博弈前景，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俄核博弈加剧的动向及原因

冷战结束后，美国持续推动北约东扩，并着力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怂恿乌克兰向北约靠拢，一再挑战俄罗斯的战略“红线”。同时，美国通过核共享机制在靠近俄心脏地带的欧洲地区长期部署B61型战术核武器，2008年提出升级全部B61系列核弹至B61-12的计划（LEP）^[2]，

[1] Арбагов А.Г. Ядерный бумеранг: Нет ни вечных союзников, н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врагов, но вечно и постоянно только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25.№5.С.36-57.

[2] Новая модификаци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B61-12 (B-61 mod 12)// URL: defence.mgimo.ru/?q=node/29381&utm_source=yandex.ru&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yandex.ru&utm_referrer=yandex.ru,11.2.2014.

2021年11月开始逐批制造。^[1]另外,自2003年起北约每年举行“坚定正午”核威慑联合演习,针对的目标就是俄罗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猝然爆发,导致美俄陷入对抗状态,并促使双方以一种不完全对称的方式相互进行核威慑、展开核博弈,这种态势与乌克兰危机的跌宕起伏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难以扭转的螺旋升级局面。

(一) 俄罗斯持续展现核威慑姿态并调整核政策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下令将俄军的威慑力量转至“特殊战备状态”,即为俄核力量设定了具体任务;之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多次表示,俄罗斯“在受到安全威胁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与此同时,美西方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俄展开全面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也屡屡受挫。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迅速降至冰点,政治互信随即瓦解并延伸到军控领域。2022年8月,俄罗斯宣布暂时退出New START的设施核查机制,将相关设施从条约规定的核查活动中撤出。俄方称自己采取这一措施是被迫的,因为美国剥夺了俄罗斯在美国领土上进行核查的权利,欧洲也随即对俄核查飞机关闭了领空。11月28日,在美俄关于New START双边协商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前一天,俄罗斯决定推迟会议。2023年2月,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宣布俄方暂停履行与美国签署的New START,同时强调并未退出该条约;6月,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宣布美方因俄罗斯持续违反New START而决定停止部分核查措施与数据交换。至此,New START的执行机制被部分冻结。之后,美俄停止举行协商委员会会晤,从而切断了双方法定的沟通渠道。10月,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相继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1月7日,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美国当天也声称暂停履行该条约的所有义务,北约则紧随其后宣布暂停参与该条约。

[1]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NNSA completes B61-12 Life Extension Program,” January 7, 2025, <https://www.energy.gov/nnsa/articles/nnsa-completes-b61-12-life-extension-program>.

在行动举措上，俄罗斯开展了多项涉核部署与联合军演，以检验和增强其核威慑的可信度：2022年10月，针对北约举行了“坚定正午”核威慑军演，以及“雷霆-2022”海、陆、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大规模实弹及模拟核打击演练。事实上，“坚定正午”和“雷霆”系列军演分别是北约和俄罗斯的例行年度核演练，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两者针锋相对的色彩更浓。2023年3月，普京表示，俄白两国就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达成一致；6月13日，普京顾问、俄著名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发表文章，提出要打破“核禁忌”，积极运用核力量来摆脱俄罗斯目前的战略困境。他指出，在西方的持续支持下，乌克兰危机将成为俄罗斯“一个流血的伤口”，在使用常规武器无法取得战斗进展的情况下，“应动用核力量来粉碎西方毁掉俄罗斯的野心和行为”。^[1]6月16日，俄罗斯放置在白俄罗斯境内的首批战术核武器完成部署。2024年5月，俄南部军区开始进行第一阶段非战略核力量军事演习，演练如何加载“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专用弹药、装备导弹，并秘密移至发射区准备发射；俄空军则演练如何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装备特殊弹头并飞入指定巡逻区域^[2]；俄应对核战争危机的空中指挥机也进行了演练。同年6月，俄海军核潜艇访问古巴，被舆论认为是针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姿态。

俄罗斯进一步的核威慑体现在对《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的修订上。2024年9月，普京主持召开联邦安全会议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讨论更新了俄罗斯的核学说。俄新的核政策方案显著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并规定在两种情况下可能触发核反击：一是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或其盟国进行侵略将被视为对俄方的“联合攻击”；二是敌方对俄进行大规模常规打击并破坏了俄的核威慑能力。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已明确将此政策与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本土直接关联，并称俄罗斯可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俄罗斯的这一政策调整对

[1] Sergei A. Karaganov, “A Difficult but Necessary Decis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13, 2023,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a-difficult-but-necessary-decision/>.

[2] На учениях по не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ЯО прошл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военных//URL: ria.ru/20240613/ucheniya-1952561820.html, 13.6.2024.

于阻止北约在乌克兰直接参战起到了威慑作用，但对于美西方援乌的远程武器却未起到明显的阻遏作用。2024年11月19日，在乌克兰危机爆发的第1000天，乌首次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对俄布良斯克州发动袭击，紧张局势明显升级；同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批准更新后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其中新增了触发核反击的条件，即在收到敌方空天攻击武器（导弹、无人机等）大规模发射并越过边界的可靠信息时，可考虑使用核武器回击；俄军随即于11月21日首次使用可携带分导式核弹头的“榛树”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这是对乌使用美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领土的回应，也是一次高调的战略威慑举措。

（二）美国运用综合手段展开对俄核博弈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拜登政府除了指责俄罗斯搞“核讹诈”并在New START问题上同俄较量外，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显著增大对俄的威慑力度；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则力图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战略威慑力，以期谋求美国的绝对优势和安全。

在核政策宣示上，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核态势评估》（NPR）报告，提出“美国和北约的首要任务是慑阻俄罗斯在地区冲突中少量使用核武器”，要“以更强硬的核威慑遏制俄罗斯的核冒险”，“以战术核能力抵消其非战略核优势”，“以北约一体化核力量防止俄分裂西方联盟”。^[1]2023年10月，美国国会下属的战略态势委员会发布《美国战略态势》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并实施真正的“全政府”战略，以应对2027—2035年“俄中两国同时对美国形成核威胁的环境”。报告强调美国核力量的规模和构成必须考虑到他国联合进攻的可能性，为此提出了广泛的扩充美国核武库方案。其核心目标是以“更强硬的核盾牌+更紧密的联盟+更激进的技术投资”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为美国后续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速核与常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January 30, 2023, <http://media.defense.gov/2023/Jan/30/2003151845/-1/-1/1/2022-NUCLEAR-POSTURE-REVIEW-TRANSLATED-FOR-CHINA.PDF>.

规力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路线图。^[1]

在反制行动上，美国采用核威慑与加大对乌军援并举的做法。2022—2024 年，美军多次派 B-52 等战略轰炸机抵近俄罗斯领土进行模拟核打击，并多次试射“民兵 3”型陆基洲际导弹和“三叉戟 IID5”潜射洲际导弹。同时，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在规模和技术上也不断提升。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统计，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北约对乌的军援合计达 1235 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援助规模达到 641 亿美元。^[2]援助从最初以轻武器和单兵导弹为主，逐步升级到包括先进主战坦克、远程火箭炮、防空系统和战斗机在内的全套北约体系化装备。乌军成为北约“延伸作战臂”，事实上形成了北约框架下指挥控制、情报监视以及打击的闭环，对俄罗斯构成了相当大的战略威慑压力。

在威慑力建设上，拜登政府开始加快实施核力量升级计划。

一是着力推进新一代陆基洲际导弹、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项目。其中，2022 年 4 月“陆基战略威慑”(GBSD)系统被正式命名为“哨兵”导弹，标志着新一代陆基洲际导弹项目的提速；同年 12 月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正式公开展示，并于 2023 年 11 月完成首飞，2024 年 1 月进入“低速生产阶段”。

二是全面升级部署在欧洲的 B-61 系列核弹。从 2022 年 12 月起，美国开始陆续将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土耳其五国 6 个基地的 B61-3/4 系列替换为 B61-12 型核弹，换装总数约 100 枚。^[3]B61-12 是一种精度在 30 米以内、300 吨至 5 万吨 TNT 当量可调的热核炸弹，可内置于 F-35A

[1] The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s strategic posture*, October 2023,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americas_strategic_posture_the_final_report_of_the_congressional_commission_on_the_strategic_posture_of_the_united_states.pdf.

[2] “FACTBOX: Western countries' military support for Ukraine,” TASS, October 31, 2024, <https://tass.com/world/1865131>.

[3] 参见 William Courtney, “Redressing the Nuclear Imbalance in Europe,” RAND Corporation, June 24,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6/redressing-the-nuclear-imbalance-in-europe.html>.

隐形战机弹舱^[1]，精度、突防能力等显著提升。2025年1月中旬，美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核安全局长赫鲁比（Jill Hruby）称，美国用于升级B-61系列核弹的全部批次B61-12型核弹于2024年12月制造完毕，并且“已在前沿全面部署”。^[2]另外，拜登政府时期就已经制定了向英国拉肯希思基地部署B61-12型核弹的计划^[3]，此举既是2008年美国从该基地撤出战术核武后再次在英国部署核弹，也意味着北约在欧洲有了更多的核支点。

三是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项目。该项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拜登上台后要求取消，但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手段为该项目提供了资金，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行政部门确保SLCM-N最迟于2034年9月30日实现初始作战能力。据此，美国国家核安全局于2024年成立了项目办公室，与国防部协作推进SLCM-N项目。^[4]

2025年1月20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崇尚所谓“以实力求和平”，增强自身核威慑力与削弱对手的“核武功”自然是其重要战略目标。1月27日，特朗普提出“美国铁穹”导弹防御计划，后更名为“美国金穹”计划并于5月20日宣布正式启动。这是一个涵盖陆、海、空、天等多维空间的多层防御系统，旨在保护美国国土免受弹道导弹、巡航和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美国金穹”计划预计耗资1750亿美元，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评估仅空间基地组件就需5420亿美元。^[5]

[1] 刘磊娜：《欧洲核军备呈现新动态》，载《中国国防报》2024年5月17日，第4版。

[2] 参见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 Administrator Jill Hruby Remarks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January 16, 2025, <https://www.energy.gov/nnsa/articles/nnsa-administrator-jill-hruby-remarks-hudson-institute>。

[3] 参见 Tony Diver, “US to station nuclear weapons in UK to counter threat from Russia,” *The Telegraph*, January 26, 2024, <https://www.telegraph.co.uk/world-news/2024/01/26/us-nuclear-bombs-lackenheath-raf-russia-threat-hiroshima/>。

[4] 特朗普第二任期又提出发展可携带海基核巡航导弹的新型战列舰计划。参见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uclear-Armed Sea-Launched Cruise Missile (SLCM-N)*, January 8, 2026, 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products/IF/PDF/IF12084/IF12084.14.pdf。

[5] Sarah Lynch Baldwin, Eleanor Watson, “What is the ‘Golden Dome’? Here’s what to know about Trump’s missile defense plans,” CBS,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cbsnews.com/news/golden-dome-for-america-trump-missile-defense-plan/>。

为了施压俄罗斯尽早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特朗普不仅推动对俄进一步制裁，而且于2025年8月派出2艘核潜艇抵近俄“示威”；首批面向英国拉肯希思基地的数枚B61-12型核弹也于同年7月部署到位。^[1]另外，年内美国还进行了多次陆基和海基洲际导弹试射。

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金穹”计划等举动导致美俄核博弈进一步升级。2025年10月，俄罗斯宣布完成对“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等战略武器的测试，对此，特朗普随即公然宣布美国要“开始平等地进行我们的核武器试验”。^[2]2026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安全且有效的核武库，以适应国家总体战略与国防战略。我们将聚焦威慑与升级管控，确保美国在变化的全球核环境中永不受核胁迫”。^[3]对于New START，特朗普更是罔顾国际社会的督促和警告，对俄罗斯的多次相关提议采取忽视态度。美国的消极立场是导致该条约失效的重要原因，美俄核博弈由此进入一个无核军控规则“硬约束”的阶段。

（三）美俄核博弈升级的基本动因

一方面，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不断通过宣示核政策、降低核门槛、展示核战力等方式强化核威慑态势，其直接目的是阻止美西方对乌克兰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包括北约部队直接参战。俄罗斯核威慑理论家阿列克谢·克里沃帕洛夫认为，核武器能够发挥展示决心、划定“红线”的战略沟通工具作用，并强调核威慑信号有多种形式，而且不限于核武器的实际使用，是可以通过任何影响核平衡的非常规行动进行传达的，如美国在西欧的“核共享”或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类似行动、用战略导弹摧毁

[1] 《时隔17年再将核武部署至英国，美国此番加码意欲何为？》，央视网新闻，2025年7月23日，<https://news.cctv.cn/2025/07/23/ARTICEOFHDNevow3afGOyr4u250723.shtml>。

[2] Daryl G. Kimball, “Trump’s Nuclear Test Rhetoric and Realit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December 2025,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25-12/focus/trumps-nuclear-test-rhetoric-and-reality>.

[3]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乌关键军事和工业设施以及核或其运载工具试验等。^[1]而美国战略界认为俄罗斯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战役级和短程战术核武器规模远大于美国，若俄罗斯在常规军事冲突中感到局势对其不利，很可能会率先使用有限的低当量核武器展示决心，迫使对手尤其是北约退让或开启谈判。^[2]

另一方面，美国则利用其包括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以及联盟、国际话语权等在内的综合优势，并通过加速将在欧洲的 B61-12 型核弹换装等动作来展示战略威慑姿态，以抵消俄罗斯的“核牌”效果，消除欧洲国家对俄恐惧心理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强大后援，迫使俄在乌克兰打常规消耗战，从而实现遏俄弱俄的政策目标。

此外，美俄两国间自美苏冷战以来形成的核竞争逻辑、战略互信缺失等结构性矛盾，也是推动双方核威慑升级的重要根源。

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冲击

美俄恶性核博弈持续升级，直接导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失效。未来如果美俄不能及时达成新的核军控安排，国际核裁军进程将可能出现严重倒退，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将面临复杂严峻的挑战。

（一）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建立与美俄立场演变历程

New START 失效不会立即引发核战争，但会动摇乃至摧毁全球核秩序的政治与法律根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导致核扩散风险升级、核军备竞赛重启与战略误判概率上升。众所周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国际核军控体系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础，而 New START 是 NPT 的三大支柱

[1] Alexei A. Krivopalov, “The Signaling Funct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and Some Non-Obvious Historical Parallel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anuary 1, 2026,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nuclear-deterrence-krivopalov/>.

[2] Mattias Eken et al., *Understanding Russi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low-yield nuclear threat*,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17, 202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3800/RRA3859-1/RAND_RRA3859-1.pdf.

之一，即核裁军的重要保障。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是以 NPT 为核心、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监督者、核出口管制为屏障、多边外交为支撑的全球核治理体系^[1]，包含了几十项国际条约与协议。其中 NPT 是最核心的基础。该条约于 1968 年开放供各国签署，并于 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除《联合国宪章》外，该公约已成为最具普遍性的国际文件，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中 188 个是缔约方。^[2]1995 年 5 月 11 日，该条约被无限期延长，是核治理领域被各国最广泛遵守的条约。其内容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核不扩散，有核国家不得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二是无核国家只能和平使用核能，不得研制或获取核武器；三是核裁军，所有缔约国承诺真诚谈判实现核裁军（第六条义务）。条约要求拥有最多数量核武器的美俄两国通过谈判签署双边军控条约，以实现核裁军并换取无核国家不追求研发核武器。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控安排，它体现为美俄（苏）签署的一系列双边军控协议，主要有 6 个：一是 1972 年 5 月美苏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全国性的反导系统，用所谓的“核恐怖平衡”来避免核战争。二是 1987 年 12 月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为两国限制核载具的发展提供了法理基础。三是 1991 年美苏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1994 年生效，规定两国要将部署的核弹头限制在 6000 枚以下且限制运载工具数量，已于 2009 年到期，被公认为成功实现了大规模核裁减。四是 1993 年美俄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要求全面消除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导弹，并将两国的核弹头总数削减至 3000—3500 枚，但因双方分歧较大而从未生效，已于 2002 年被废止。五是美俄于 2002 年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1] 参见朱立群、[美]盖瑞·博驰：《国际防扩散体系：中国与美国》，卢静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 页。

[2] NPT 包括梵蒂冈、巴勒斯坦 2 个非联合国成员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另有 5 个联合国成员国不在 NPT 内：以色列、印度、朝鲜、巴基斯坦和南苏丹。

(SORT), 2003 年生效, 规定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双方将为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削减至 1700—2200 枚。该目标虽得以“实现”, 但因缺乏核查机制而效力有限。六是 2010 年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2011 年生效, 2021 年 1 月又延期 5 年, 这是 2026 年 2 月 5 日之前唯一有效的美俄双边核军控条约, 因而成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风向标。

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要求拥核五国将核裁军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义务, 也是核武器数量最多的美俄两国在多边条约中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但事实上美俄核裁军不仅进展缓慢, 而且双方特别是美方还试图打破核裁军条约对自身的约束, 抛弃已达成的相关协议。2001 年 12 月, 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2019 年 2 月, 美方又以俄罗斯研发并部署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 9M729 (SSC-8) 巡航导弹等“违约”为由, 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相关义务, 并启动为期 180 天的退约进程; 同年 3 月, 俄罗斯也以美国在罗马尼亚、波兰部署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可以发射进攻性巡航导弹而“实质性违反条约”为由停止履约, 至此《中导条约》彻底失效。《开放天空条约》是美俄之间监督对方是否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条约的重要机制, 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于 1992 年签署, 2002 年生效, 该条约规定签署国可对彼此的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 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2020 年 5 月, 美国以俄罗斯“限制飞越敏感区域”为由宣布退出该条约, 6 个月后生效; 2021 年 12 月, 俄罗斯也正式退出该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失效使得美俄失去监督对方军事力量的机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美俄核威慑不断升级, 最终导致 New START 到期失效, 这使美俄在核军控安排上已失去了约束。

(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核心价值

New START 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对美俄核力量做出了明确的量化限制, 更在于其对核不扩散机制发挥了保障作用, 并具有维持冷战后美俄战略稳定框架的象征意义。首先, 该条约制定了明确的硬性量化限制与核查机制: 美俄双方需将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控制在 1550 枚以内, 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 的数量不超

过 700 件，总数不超过 800 件。^[1]相较于 START I，New START 简化了核查程序，但强化了对数据透明度的要求，规定美俄双方每 6 个月交换一次核力量数据，每年可互相进行多达 18 次的临时通知现场核查，这种可验证、可信任的核查机制设计有效降低了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风险。从战略威慑的逻辑看，该条约对核弹头与运载工具的双重数量限制，有助于防止美俄两国进一步陷入“相互确保摧毁”（MAD）理论下的军备竞赛陷阱。正是基于此条约，美俄的核武器研制和数量扩充行为受到了具体而严格的限制，即使在双方关系激烈对抗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发挥作用。其次，该条约覆盖了全球核力量的大部分，是减轻全球核威胁的保障。美俄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核武器拥有国，合计拥有约 1.2 万枚核弹头，占全球核弹头总量的 90% 以上^[2]，其中已经被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占比超过 80%。New START 对这部分核力量的管控实质上承担了核安全阀的职能。最后，该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样板，是冷战后国际战略稳定的法律保障，其本质是大国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战略互信、维护国际制度稳定的实践。美俄通过延续冷战时期的核军控传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即使在战略竞争中仍需遵守共同规则”的信号，这种制度实践为其他领域的大国协作提供了示范。该条约还与其他核武国家与无核国家提供了安全预期，成为 NPT 体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之一。

（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可能产生的巨大危害

New START 失效有可能对美俄核博弈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美俄核博弈有继续升级甚至引发核军备竞赛重启的可能。由于美俄都拥有大量储备核弹头，在失去相关条约的限制后，双方都可能增加部署战略核力量。如果美俄都选择加载其投送系统，以容纳最大数量的弹头，双方的核武库规

[1] Договор о сокращ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й (СНВ-3, ДСНВ)// URL: ria.ru/20251229/dogovor-2009779472.html, 29.12. 2025.

[2] *Status of World Nuclear Forces(estimated,as of January 2025)*, Hiroshima for Global Peace, January 2025, <https://www.pref.hiroshima.lg.jp/site/hiroshimaforpeace-en/status-nuclear-forces.html>.

模几乎可以翻倍。^[1]其次，相互核查制度和定期数据交换缺失会产生透明度不足问题，可能促使美俄更多地基于最坏情况来准备应对，会对能展现其战略决心和提升整体安全的领域加大投资，双方有可能在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核潜航器、太空武器等新型战略武器方面展开风险更高的军备竞赛。例如，俄罗斯最新研发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据称能够依靠无限射程与不可预测轨迹突破现有反导系统，实现全球精确打击；其同步研发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能够极深下潜、超高速航行，令传统反潜武器难以拦截，并可携带大当量核弹头，攻击对方的港口或航母编队。^[2]最后，美俄互信丧失必然会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在乌克兰危机继续延宕、美俄缺乏对方战备数据的情况下，误将对方某类行动视为核攻击开始的可能性极大增加，造成核战争风险增大。

更为严重的是，New START 失效还将动摇 NPT 的一大支柱，即核裁军义务，削弱 NPT 的权威，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历史上不断遭受多重挑战，如个别国家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削弱核查的有效性；五个核大国之外的一些国家相继发展核导能力，有些也在寻求核潜艇等战略核资产，但这些问题都面临相关国际机制的制约，是相对可控的，并不能动摇核不扩散体系的根本。即使近年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诸如核指挥控制系统失控等风险，但全球治理也在向人工智能等领域扩展，有助于消减其风险。来自核大国的威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成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拥核大国如果违背核裁军义务的行为证明国家私利高于国际规则，可能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效仿，从而导致以下三方面的恶果：

一是核裁军义务的可信度瓦解。NPT 规则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缔约国

[1] Matt Korda, et al., “The Aftermath: The Expiration Of New START And What It Means For Us All,” February 5, 2026, <https://fas.org/publication/the-expiration-of-new-start/>.

[2] 参见《从“海燕”到“波塞冬”，俄密集官宣捷报有何考量？》央视网新闻，2025年10月31日，<https://news.cctv.com/2025/10/31/ARTI5Q1dFdmXa6Szbjby3tM9S251031.shtml>。

应真诚地开展关于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1]，这一核裁军义务是无核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加入 NPT 的前提。长期以来，美俄的核裁军行动始终是 NPT 公信力的重要支撑。New START 失效意味着美俄不仅可能停止裁军进程，而且还可能开启核扩军竞赛，从而导致 NPT 的双重标准问题更加凸显——无核国家需承担不拥核义务，而拥核大国却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核力量。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将引发无核国家对 NPT 的信任危机，甚至可能导致部分国家退出该条约，进而瓦解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已有多个无核国家对美俄核裁军进展缓慢表达不满。在 2025 年的 NPT 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南非、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明确指出，若美俄无法履行核裁军义务，NPT 的存续将失去意义。这种不满情绪如持续累积，将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崩溃埋下隐患。

二是地区核扩散风险增高。New START 失效将可能打破现有的地区安全平衡，刺激具有拥核倾向的国家加速跨越核门槛，引发该地区核扩散的连锁反应。从当前看，至少有三个地区已出现明显的核扩散风险迹象：其一，中东地区的“核保护伞”疑云。2025 年 9 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尽管协议未明确提及核合作，但外界普遍担忧巴基斯坦可能向沙特提供核技术支持。而沙特作为最重要的中东大国之一，其涉核立场值得关注，特别是在以色列持续挑动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并竭力阻扰国际社会推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背景下，中东地区的核扩散风险明显增高。其二，欧洲地区的核部署扩大倾向。2023 年以来，波兰领导人多次公开呼吁美国扩展“核共享”，在波境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2]，这一表态打破了东欧地区长期以来的无核化默契。近些年来，法国一直提议德国“共享”其核武器，以降低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而德国虽坚守不拥核的法律红线，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AEA-1968>。

[2] 参见《波兰总理：希望在波兰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器》，央视网，2023 年 7 月 3 日，<https://tv.cctv.com/2023/07/03/VIDEcpZT6hS1F7ty1x6vGQ8B230703.shtml>；《波兰总统提议美在波兰部署核弹头》，新华网，2025 年 3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50313/aeb3c9e9d168483483b3f780c2651c60/c.html> 等。

将北约视为自身安全的根本保障，但也日益倾向于支持在德国部署法英核弹。^[1]若美国响应波兰的诉求，将核武器部署至北约东翼，再加上德国的态度动摇，可能引发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促使其在白俄罗斯强化对北约的核威慑，从而加剧地区“安全困境”，急剧推高欧洲的核对抗风险。其三，亚太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韩国与日本近年来对核共享议题的讨论升温，而核共享是削弱核不扩散体系的违约行为。^[2]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2025年5月发布的的民调显示，支持自研核武器的韩国民众比例高达76.2%，支持美国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至朝鲜半岛的比例也达到66.3%，创历史新高^[3]；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试图推动修改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高市政府负责安保政策的官员甚至扬言“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这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战后国际秩序都构成了严重挑战和重大挑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旦失效，东北亚地区可能出现新的核武国家，将彻底打破现有的地区战略平衡。此外，美国还通过建立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机制，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并同意帮助韩国建造核潜艇，这些计划都因涉及武器级高浓缩铀转让等问题而明显违反NPT，势必引发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三是核透明与核查机制崩塌。New START建立的核查与数据交换机制是保持国际军控领域透明度的典范，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信息共享构建大

[1] 参见 Linus Höller and Rudy Ruitenberg, “Germany won’t build nukes but could flash French, UK weapons to deter foes, Merz says,” Defense News, February 18, 2026,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26/02/18/germany-wont-build-nukes-but-could-flash-french-uk-weapons-to-deter-foes-merz-says/>。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外交部网站，2025年11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jdt_674879/sjxw_674887/202511/t20251127_11761606.shtml。

[3] Peter K. Lee, Kang Chungku, *Worth the Squeeze: A Conditions-based Analysis of South Korean Public Support for Nuclear Deterrence*, 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May 28, 2025, https://asaninst.org/data/file/s1_1_eng/f15af67c43af11afd7a990dc4f32fd2b_ykDOonbu_85ad19703b39f23c28665dbbe95ee65d4abc530b.pdf。

国互信。自 2022 年 8 月起，New START 的现场核查机制已经陷入停滞，美俄仅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有限的数据通报，这种半透明状态已导致双方的战略猜忌加剧。该条约正式失效后，数据交换与现场核查将完全终止，美俄只能通过情报监视手段推测对方的核力量动态，而对核态势感知的不确定性可能引发新的“安全困境”，形成扩军—反制—再扩军的恶性循环。从长期看，核透明机制的崩塌将给未来新的军控协议谈判留下一系列结构性问题。New START 的核查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拥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包括核查人员资质认证、核查范围界定、数据验证标准等，这些制度成果因条约失效而被废弃，未来大国之间重新构建核查机制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综上所述，New START 发挥着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支持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作用，其失效后，NPT 的道义权威与制度基础将从根本上动摇，进而可能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崩溃。

三、美俄核博弈的逻辑悖论与阻碍双方妥协的掣肘因素

从本质上看，美俄持续升级核威慑是受到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双方对立态势不断加剧，特别是双方在决策中更为复杂、深层的现实利益考量的牵引。从长期战略收益的角度看，美俄两国不应当彻底作废 New START，因为这不符其根本利益。核武器扩散会削弱美俄作为核大国的优势地位，因为核扩散将使世界上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导致核威慑力量下降，美俄的权力被稀释，而这并非它们所希望的结果。然而，事实上美俄却“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不断升级核威慑乃至任凭核裁军条约作废的道路。显然美俄两国之间的短期政治、安全焦虑与战略误判正在压倒长期理性权衡，从升级核威慑到废约的过程中双方均作出了并非最优的选择：短期利益强于长期收益，自身安全压倒全球安全。美俄两国战略逻辑和现实考虑之间的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俄核博弈背后的战略逻辑和现实考虑

	战略逻辑	现实考虑
俄	废约→可能引发核扩散→全球都不安全	如果北约继续东扩，俄罗斯很快就不安全；核扩散是 10 年以后的事，但生存危机就在眼前
美	废约→削弱 NPT→更多国家拥核→动摇其霸权	只要美国能保持技术代差和联盟体系，就能管控核扩散；但若现在对俄软弱，其盟友会离心，霸权立刻就会受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尽管美俄两国很清楚废除 New START 的严重后果，但双方实际在心理上都认为在当前的核博弈中示弱会导致生存危机或权利受损，这远比未来发生全球核扩散风险更大。这就导致两国的核博弈短期内陷入了一种安全困境。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俄两国在核军控领域以违约、退约为手段彼此施压，导致核博弈加剧。俄罗斯的紧迫诉求是实现欧洲的安全平衡，普京多次强调不能只谈核弹头数量，不谈北约东扩。对俄而言，New START 是与美国进行核裁军谈判的重要筹码。2023 年普京明确表示“暂停参与”该条约，2025 年 9 月又说“愿单方面遵守该条约一年”^[1]，这说明俄罗斯还是希望保留该条约作为谈判的工具。而美国认为在俄乌未实现停火的情况下与俄谈判核裁军会被视为奖励“侵略”，损害联盟团结。面对俄罗斯将军控与乌克兰危机捆绑的策略，美国不愿对俄让步，选择了高风险的博弈策略。美国自认为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库和常规军力，部分决策者认为“即使无相关条约也能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2]但是，在美俄的紧张关系趋缓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又多次表态，需要新的条件下谈判签署“更好的核规则条约”。由此可见，美俄双方都在用废约逼迫对方在地缘政治议题上让步，而非真想回到无核规则约束的局面。

由此可见，New START 失效后，美俄后续就军控问题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无疑会面临诸多结构性障碍。

[1] Совещание с постоянными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URL: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8051, 22.9. 2025.

[2] Daryl G. Kimball, “Trump’s Nuclear Test Rhetoric and Reality,”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December 2025,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25-12/focus/trumps-nuclear-test-rhetoric-and-reality>.

一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维护单极霸权的既定战略。美国一再挤压俄罗斯的政策导致双方在欧洲安全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俄罗斯认为北约持续东扩严重压缩了自身的战略安全空间，对俄构成“生存威胁”，因而不惜通过特别军事行动、升级核威慑等方式，力图将乌克兰排除在北约扩员的范围之外；而美国将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强权”，认为其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2022年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因而必须通过强化同盟体系、向乌提供军事援助和对俄全面制裁打压等手段来予以遏制。核武力展示还折射出俄罗斯重塑美俄平等关系的深层意图。俄罗斯深信，只有美俄之间“相互确保摧毁”，才能迫使美国改变其凭借核力量谋取战略优势的思维惯性。^[1]而美国不会放弃核优势，更不会放弃霸权地位，反而将增强核威慑力、谋求绝对安全确立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美国政客和战略界要求摆脱军控限制、重建核威慑，以能够同时对抗俄中两个核大国的呼声越来越高^[2]，这些都严重阻碍着美俄就核军控问题达成妥协。美俄的战略目标与利益分歧导致双方矛盾扩大，而美国的遏制政策导致俄罗斯难以维持既有的核军控安排，核查制度受损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核威慑态势的螺旋升级。

二是美俄国内民意相互对立的强大阻力。美国长期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直接威胁”^[3]，尽管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称俄是“需要管控的竞争对手”^[4]，但其对俄威胁的认知并未发生实质性逆转。反俄是美国两党建制派的共识，仅在手段的激进程度上有所不同。美国总统若在

[1] 葛汉文：《从冷战经验到大国竞争：美国的核战略与核威慑》，载《国际展望》2025年第1期，第65页。

[2] Eric Edelman, Frank Miller, “No new START. Renewing the U.S.-Russian deal won’t solve today’s nuclear dilemmas,” *Foreign Affairs*, 104(3), May 12,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o-new-start>.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national-security/>.

核军控问题上对俄让步，将被指责为软弱，可能面临民意支持率下降的不利局面。例如，2023年拜登政府曾考虑恢复 New START 核查机制，却因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而搁置。在俄罗斯，反美是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叙事，不容挑战。俄罗斯视美国及其盟友为对自身主权和安全的直接威胁，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将它们列为非友好国家。美西方的全面制裁与舆论抹黑导致民众反美西方情绪强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也被俄民众视为对北约核威慑无效的结果。俄总统若在核军控问题上对美妥协，可能被视为向西方屈服。面对这一事实，俄罗斯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核威慑手段。^[1]美俄民意相互严重对立，使得两国领导人很难向对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三是核军控谈判与乌克兰问题的紧密捆绑。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核威慑成为美俄相互施压的重要筹码。拜登政府不愿在军控等问题上对俄让步，因为这将被欧盟和乌克兰视为背叛；特朗普第二任期虽然谋求结束俄乌冲突，但在促使俄乌停火未果的情况下，也难以对俄做出让步。而俄罗斯则要通过彰显自身核力量强大来阻止西方深度介入乌克兰战事，用核均势维护俄美平等关系。通过这种捆绑，俄罗斯希望向美西方传递一种信号，即核军控谈判破裂是它们介入俄乌冲突的代价^[2]，只有尊重俄地缘政治底线才能确保欧洲安全。美俄都担心在核军控问题上妥协会被对方视为软弱，从而在乌克兰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乌克兰危机延宕的情况下，美俄双方的核博弈也难以缓和。例如，2023年美俄原本已就恢复 New START 核查达成初步共识，但双方的谈判因乌克兰布恰平民死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等事件而又迅速中断。

总之，美俄核博弈行为背后的逻辑悖论显示，彻底抛弃核军控安排并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短期内两国的核军控谈判又严重受制于乌克兰危机事态的发展，相关结构性障碍更是严重制约着双方达成妥协，这使得

[1] Mattias Eken et al., *Understanding Russi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low-yield nuclear threat*,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17, 202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3800/RR3859-1/RAND_RRA3859-1.pdf.

[2] Nicholas Lokker, "In Russia's perceived war with the West, arms control is collateral damage,"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January 13, 2025, <https://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commentary/in-russias-perceived-war-with-the-west-arms-control-is-collateral-damage/>.

New START 难以摆脱被废弃的命运，也令国际核裁军进程乃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存续面临严峻考验。

四、美俄核博弈的前景

尽管 New START 已经失效，但尚存在一些制约美俄核博弈陷入死局的缓冲因素，为美俄重构核军控安排提供了一线希望。

一是避免核战争的底线共识。拥核五国领导人 2022 年 1 月发表的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1]这一精神也多次得到美俄领导人的重申。^[2]美俄均清楚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即使在激烈的对抗中也需要维持核克制的底线，这种共识为两国的核军控谈判提供了政治基础。从现实看，尽管俄罗斯早就暂停执行 New START，但至今并未放弃所有的军控措施，其对该条约核心条款的持续遵守表明，俄仍视限制战略核力量为有效的国际规范，希望重启军控磋商，但强调“重启谈判的权力在美国”。^[3]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一直试图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似乎放弃了拜登政府利用俄乌冲突消耗俄罗斯的目标。俄乌停火目前虽仍未取得明显进展，但美俄乌欧等相关方一直保持密集互动。就美俄核博弈而言，乌克兰的中立化是俄的核心国家安全关切，是关乎俄国家生存的关键要素。^[4]俄在乌克兰问题上退让的空间有限，这使其动用核武器

[1] 《中国关于充分发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时代作用的工作文件》，外交部网站，2025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fywj_674643/202504/t20250425_11604386.shtml。

[2] 参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摘要）》，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211/t20221116_10976467.shtml。

[3] Molly Flanag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rongly Push for a Viable New START Replacement,”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February 4, 2025,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the-trump-administration-should-strongly-push-for-a-viable-new-start-replacement/>.

[4] Mattias Eken et al., *Understanding Russi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low-yield nuclear threat*,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17, 202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3800/RRA3859-1/RAND_RRA3859-1.pdf.

的可信度似乎更强；而美国则有更多选择，并未到与俄殊死一搏的境地。特朗普希望摆脱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羁绊，其推动的“28条和平计划”及后来的“19条和平计划”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对俄让步的成分，美国未来对俄进一步妥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025年11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将通过谈判尽早结束乌克兰危机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并强调“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以及“终结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的必要性。^[1]正如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所指出的，如果美俄乌三方能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协议，美俄核军控谈判就将获得推进动力。^[2]

二是经济成本的巨大制约。美俄核扩军都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这为其相互克制提供了现实“动力”。一方面，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2023—2032年10年间涉及核力量建设的开支将达到7560亿美元，比2021—2030年10年间的6340亿美元高出19%。^[3]美国近年推进的“哨兵”洲际导弹、B-21隐形战略轰炸机、“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等核现代化项目超支严重，其中，“哨兵”项目截至2024年7月的新成本约为1409亿美元，较之前估计增长了81%，远超《纳恩—麦柯迪法案》规定25%的“严重超支”红线，正接受国会审查，面临重组或削减风险。^[4]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持续四年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2025年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已升至7.2%^[5]，同时西方制裁导致俄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national-security/>.

[2] Арба́тов А.Г. Ядерный бумеранг: Нет ни вечных союзников, ни постоянных врагов, но вечно и постоянно только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25.№5.С.36-57.

[3] Eryn MacDonald, “The Sky’s the Limit on Nuclear Weapons Spending, But What Does It Really Get Us,”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ugust 2, 2023, <https://blog.ucs.org/emacsdonald/the-skys-the-limit-on-nuclear-weapons-spending-but-what-does-it-really-get-us/>.

[4] Mackenzie Knight-Boyle, “Memo to Trump: Cancel US Air Force’s Sentinel ICBM program,”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17, 2025, <https://thebulletin.org/2025/01/memo-to-trump-cancel-us-air-forces-sentinel-icbm-program/>.

[5] Mattias Eken et al., *Understanding Russian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low-yield nuclear threat*,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17, 202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3800/RRA3859-1/RAND_RRA3859-1.pdf.

获取核技术的渠道受限，核力量维护成本上升。普京也多次表示要谨防重蹈苏联掉入西方设置的军备竞赛陷阱而被拖垮的覆辙。^[1]由此可见，俄罗斯承受不起新的核军备竞赛负担，而美国也难以支撑全面核武现代化的巨大成本压力，达成核军控安排能够为双方都提供削减核力量花费的台阶。

三是国际社会的制约。面对美俄在核军控问题上的僵局，国际社会没有坐视不理。中国多次声明，美俄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的“特殊、优先责任”^[2]，以可核查、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削减核武库，并为 New START 到期做出后续安排。这一立场代表了广大国家的立场，体现了它们责任共担的意识，有助于促进美俄两国履行自己的义务。2025 年 11 月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白皮书，再次呼吁重振多边军控进程，并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表达了国际社会希望避免核军备竞赛的普遍期待。NPT 第 11 届审议会议将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4]，很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目标是推动在 NPT 审议大会上通过决议，将“美俄维持核军控协议、不扩大核武库”列为 NPT 存续的必要条件，以平衡拥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2025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7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5]第 80

[1] Nicholas Lokker, “In Russia’s perceived war with the West, arms control is collateral damage,”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January 13, 2025, <https://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commentary/in-russias-perceived-war-with-the-west-arms-control-is-collateral-damage/>.

[2] 《中国关于充分发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服务和平与发展时代作用的工作文件》，外交部网站，2025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lb_673085/zjzg_673183/jks_674633/fywj_674643/202504/t20250425_11604386.shtml。

[3] 《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1127/42b34a4357a34ed284658521ae90c349/c.html>。

[4]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6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联合国网站，2025 年 5 月 9 日，https://digitallibrary.un.org/nanna/record/4084525/files/NPT_CONF.2026_1-ZH.pdf?withWatermark=0&withMetadata=0®isterDownload=1&version=1。

[5] 联大第一委员会负责讨论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

届年度会议，通过了奥地利等 34 个国家提出的关于美俄军备控制的联合声明，呼吁双方紧急启动后续协议的谈判并在其达成之前全面遵守 New START 所设定的限制。^[1]会议重申推进核裁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这深刻反映出国际社会正在团结起来，对美俄两个核大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四是美俄两国也有着化解核危机的历史经验。双方曾经历数次核对抗及核扩散濒临失控的场景，但最终都以理智的方式管控危机，达成了妥协。例如，在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美为防止持续升级的相互核威慑态势失控而进行秘密谈判，并分别从古巴和土耳其相继撤走导弹，以相互退让的方式解决了核战争危机。又如 1983 年 11 月，北约举行针对华约的“优秀射手”模拟核打击演习，苏联在监测到北约异动后紧急调遣军力并展开核疏散行动。为此，美国不得不向苏方释放没有真实打击意图的信息，以缓解事态。事后双方重启军控对话，催生了《中导条约》，由此拉开了美苏关系缓和的帷幕。再如苏联解体后，其核武器遗产分别被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四国继承，拥核国家数量大增。为此，美俄两国进行合作，由美国出资协助俄罗斯运输、储存、销毁其他三国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上述案例表明，当两个对峙的核大国陷入共同毁灭的危险时，双方有可能达成妥协。在当前面临陷入无规则核竞争的危险下，普京已经提出了在 New START 到期后一年内，美俄以自我约束的形式维持核武数量限制的倡议，以为双方争取更多时间来开展相关工作。美方对此未做出呼应，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有了上述相关缓冲因素，美俄在短期内虽然很难就核军控安排达成实质性妥协，但在核风险管控、危机沟通、有限冻结部署、恢复数据交换等方面仍有可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这种共识虽然无法彻底解决核军控问题，但有助于减缓国际核裁军进程严重受挫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冲击，

[1]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More Than 60 Resolutions, Decisions of Its First Committee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December 1, 2025, <https://press.un.org/en/2025/ga12736.doc.htm>.

防止美俄核博弈滑向失控，进而有助于美俄走出核对峙螺旋升级的困境。

结 语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俄核博弈不断升级，一方面加剧了欧洲局势紧张和国际核秩序的动摇，另一方面还导致 New START 到期失效，进而可能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如果俄乌停火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核军控问题就有望出现一定转机，加之美俄核博弈也面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有助于促使美俄达成一定的核军控安排。然而，有关各方在乌克兰领土划分和停火监督等问题上立场差距巨大，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仍然任重而道远。

特朗普再度上台后，着手推进“美国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并多次声称要重启核试验，企图谋求美国的所谓“绝对安全”，预示着美俄核博弈正在从双方互有攻守向美方主动打破核规则约束和单方面谋求全球核优势的方向转变，将可能引发新的太空与核军备竞赛，给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在 New START 失效之际，俄总统普京再次强调，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罗斯的“绝对优先任务”^[1]，显示俄方仍力图通过强化核军备来维持俄美战略平衡，并迫使美方认真回到谈判桌上。

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美国反复宣称要用一个所谓涵盖所有核武器类型并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多边核军控框架来取代 New START；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也多次妄提要建立包含中国的三边核裁军机制，甚至诬指中国“搞核试验”。美国为新条约的谈判设置严苛的条件，实质是为废弃 New START 制造借口^[2]，为自身扩充核武力和谋求绝对优势解套。事实上，中国的核力量同美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现阶段要求中国加入核军控谈判显然不公平、

[1]《普京表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绝对优先任务》，新华网，2026年2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60223/66f2f97fd87242309dacb3ed94156da2/c.html>。

[2] ДСНВ расшифровка простыми словами: Договор СНВ-3 истек в 2026 году// URL:life.ru/p/1838554.6.2.2026.

不合理、不可行。中国一向主张，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继续履行核裁军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在条件成熟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1]

基于自身核武库较小、不具备与美俄同等谈判的条件等因素考虑，中国可借鉴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在核领域全球治理中与各国地位相称的责任义务分担。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积极践行四个全球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建立更公正合理国际核秩序；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及核军备竞赛，坚持国际公正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利用 2026 年 NPT 审议大会、联大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G20 等重要多边场合和机制，广泛团结其他国家，对“美国金穹”导弹防御计划、恢复核试验等突破核治理规则的做法进行抵制，共同维护全球核秩序；要反对任何破坏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行为，维护国际制度与规则的权威和效力；要坚持统筹安全和发展，维护中国在核领域的正当权利；要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展现负责任核大国的担当，同时也要积极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有效抵御和瓦解某些势力的核讹诈甚至核突袭。

【来稿日期：2025-12-20】

【修回日期：2026-02-24】

（责任编辑：马燕冰）

[1] 《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1127/42b34a4357a34ed284658521ae90c349/c.html>。